

锦江潺潺，润泽天府百代千年。绵延江水中，有苏轼的乡愁，陆游的激情，杨慎的魂魄，清人的烟火……锦江无尽的生态之美，值得成都人用肺腑吟咏。

# “濯锦江边天下稀” 历代诗人笔下的锦江(下)

□许永强

## 苏轼的乡愁

“江汉西来，高楼下、蒲萄深碧。犹自带、岷峨雪浪，锦江春色。君是南山遗爱守，我为剑外思归客。对此间、风物岂无情，殷勤说。”在《满江红·寄鄂州朱使君寿昌》词中，苏东坡看见湖北汉江里流淌着锦江的春色，一股思乡之情油然而生：我是谁？我是剑门关外那渴望回到故乡的人啊！这时候，锦江成了家乡的代名词，让一向豁达的苏东坡也变得惆怅不已。

同样的心情，同样洒脱的李白也曾抒发过。25岁离开故乡四川，苏轼的仕途之路身不由己，从此再也未能踏足故土。“忘却成都来十载”的苏轼，纵然“愁思锦江千万里”，也只能“梦归时到锦江桥”。锦江的春色，不仅仅是春天，更象征诗人的青春，在人到中年的秋意中，给予诗人巨大的慰藉和温暖。

锦江是苏轼的乡愁，锦江也满足了诗人对成都的美好想象。诗人王维送朋友归蜀，就以充满羡慕的口吻写道：“大罗天上神仙客，濯锦江头花柳春。不为碧鸡称使者，唯令白鹤报乡人。”晚唐诗僧齐己是贯休的弟子，在《寄贯休》诗中感慨：“子美曾吟处，吾师复去吟。是何多胜地，销得二公心。”成都到底是怎样个好法，能让杜甫和贯休两位大诗人心甘情愿地留在这里？不曾到过成都的他也动了心：“锦水流春阔，峨眉叠雪深。时逢蜀僧说，或道近游黔。”

## 陆游的芳馨

陆游85年的人生历程中，有8年最富激情的时光是在蜀地度过的。他的诗歌里，既有“锦江烟柳待归来”（《种花》）的殷切期盼，又有“锦江鸭绿抱山来”（《快晴》）的纯美，还有“锦江秋雨芙蓉老”（《幽居晚兴》）的思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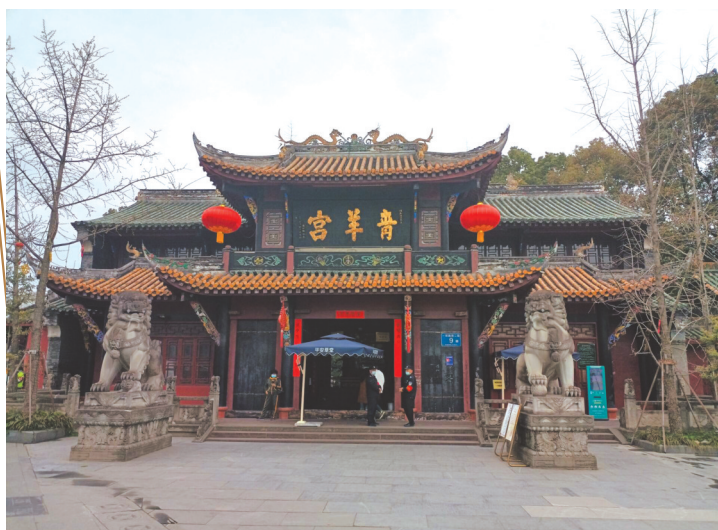
陆游最爱锦江江畔的梅，“十年裘马锦江滨”的他自诩“青羊宫前锦江路，曾为梅花醉十年”。离开成都后，暮年的他依然念念不忘：“当年走马锦城西，曾为梅花醉似泥。二十里中香不断，青羊宫到浣花溪。”他也用过悲怨的笔触写道：“三十三年举眼非，锦江乐事祇成悲。溪头忽见梅花发，恰似青羊宫里时。”

从唐代开始，合江亭就是繁华热闹的码头渡口，韦皋在合江亭旁建芳华楼和阁楼台榭，并在周围种植花草。南宋时，成都知府吕大防命人修缮，重植梅花。陆游也曾在此游赏：“政为梅花忆两京，海棠又满锦官城。鸦藏高柳阴初密，马涉清江水未生。风掠春衫惊小冷，酒潮玉颊见微赭。残年飘泊无时了，肠断楼头画角声。”（《自合江亭涉江至赵园》）

陆游也是一位风物学家，“易求合浦千斛珠，难觅锦江双鲤鱼”（《成都行》），既表达了他对美好事物、美好情怀的向往，又表现出他对锦江风物的如数家珍。黄庭坚的后裔、清人黄景仁在数百年后也作了回应：“锦江直在青天上，盼断流头尺鲤鱼。”（《倚怀十六首》）



今日成都合江亭。张海摄



今日成都青羊宫。张海摄

## 杨升庵的魂魄

杨慎，字用修，号升庵，四川新都（今成都市新都区）人，是“明代三才子”之首，也是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。他生于北京，十一岁时便回到故乡成都，展露出才华，在此后的人生道路上，更是写下了无数表达对家乡四川眷恋之情的词句。有明一代，杨升庵的锦江咏唱无疑是最值得品鉴的蜀中诗作之一。

1541年，杨慎受聘回成都纂修《蜀志》，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《四川通志》。完成后，又返回云南，路上染疾，再次回成都。1542年，杨慎康复后游览了青城山、新治理的都江堰，不久后，朝廷又催促他回云南。离别之际，四川好友刘善充到锦江发舟处为他饯行，他十分不舍锦城的点点滴滴，于是写下了《锦津舟中对酒别刘善充》：“锦江烟水星桥渡，惜别愁攀江上树，青青杨柳故乡遥，渺渺征人大荒去……”在烟雾缭绕、气候湿润的成都锦江码头，古老的星桥旁，离别的惆怅沾染了两岸的树木，在此折柳一去，何时才能返回这美丽的锦江河畔啊。去也锦江水，归也锦江水。杨升庵的锦江，成就了他咏怀四川诗歌中那份独特的凄美和悲怆，这是一个成都人最深沉的流露。

诗中所提及的星桥，原位于成都西南，又名“七星桥”。《华阳国志》载：“（成都）西南两江有七桥。”杨雄《蜀记》：“星桥上应七星也，李冰所造。”虽然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星桥的风貌，但依然有无数的成都人从锦江河畔出发，来来往往，勾勒着最美的成都变迁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杨升庵的诗歌里，第一次出现了“薛涛井”，此后，锦江河畔望江楼下的薛涛井就成了文人骚客争相凭吊的诗意。“重露桃花薛涛井，轻风杨柳文君垆。”（《别周昌言黄孟至》）杨升庵熟稔蜀中名胜，他在诗歌中多次化用、推介。此后，诸如清人陈矩《薛涛井怀古》：“忆我清江曾拜井，今游井上吊诗人”，又如清人周厚轅《薛涛井诗》：“井阑月坠飘梧影，素发飘飘雪色如”。清人刘沅《薛涛井》等吟咏薛涛井的诗作才频繁出现。锦江的诗韵，也就在岁月的积淀里更加厚重起来。

## 清人的烟火

到了清代，许多诗人也从不同角度咏唱过锦江，他们的诗风，多贴近市井生活，是我们了解锦江江畔成都

古人生活场景最美丽、最具有烟火气息的篇章。

钱载，字坤一，号荐石、匏尊，浙江秀水（今嘉兴）人。清乾隆十七年（1752年）进士，官至礼部侍郎。他的《泛舟锦江》将沿岸的风景名胜一一咏怀，使人如若置身锦江之上，沿岸观赏。其中诗句如：“心在海棠楼，身过碧鸡坊”“锦官住何许，锦院机几张”“有井访薛涛，有岸穿修篁”“濯锦既以鲜，制笈复以香”。

杨燮（活动于清乾隆、道光年间），字对山，号六对山人。四川成都人。嘉庆六年（1801年）举人，曾官县教谕，著有《树茶轩存稿》。锦江名胜合江亭下游、薛涛井上游是九眼桥。每年端午节，锦江水面赛龙舟，是九眼桥水码头最热闹的时候。杨燮有诗云：“龙舟锦水说端阳，艾叶菖蒲烧酒香。杂佩丛簪小儿女，都教鼻耳抹雄黄。”清人方于彬《江楼竹枝词》异曲同工，诗云：“绿波如镜欲浮天，端午人游锦水边。画桨红桡齐拍水，万头争看划龙船。”清人吴好山亦有《成都竹枝词》一首，描绘了合江亭一带的民俗景象：“安顺桥头看画船，武侯祠里问灵签。”

尉方山，字晴岚，成都人，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举人。他有《绝句》一首：“锦里名花开炯炯，花光掩映秋光冷。渔舟一叶荡烟来，划破锦江三尺锦。”锦江沿岸名贵的花朵，究竟是蜀葵还是芙蓉，我们不得而知。花的光彩与秋天的凄美凝练成锦江的静态画卷。一叶扁舟从烟波中驶来，原来是渔船，好像把锦江江面如三尺蜀锦的粼粼波光划开了——这是一幅动态的灵动之美，人与自然、河流与烟火的美美与共令人陶醉。

王再咸，字泽山，四川温江（今成都市温江区）人。咸丰壬子（1852年）举人，留京师几十年。著有《燕台集》《南游小草》《泽山乐府》等。王再咸有《成都竹枝词》一组，将晚清成都的烟火气息写得淋漓尽致，极具成都人的乐观心态。其中有一首描绘成都人清明时节在锦江河畔踏青的安逸景象：“毛毛雨过踏青来，软土红香有落梅。万里桥边花似火，杜鹃鸟叫杜鹃开。”

锦江潺潺，润泽天府百代千年，涓涓涟漪中，我们品读到的是—座城市的文化、历史与和谐。对锦江最美的咏叹，或许就是“濯锦江边天下稀”，无论唐宋的风光与情愁，还是近古曼妙的市井气息，锦江无尽的生态之美，值得成都人用肺腑吟咏。

今日成都锦江猛追湾河段。 张海摄